

大众文库·世情小说卷

麻雀

下

张贺琴◎主编
孙涛◎著



揭秘社会隐私
写真众生情感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大众文库：世情小说卷

麻雀

江苏^{孙海}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第四章 书海淘金

诗人吴贺东

曾华的这部书稿，竟让我整整用了两天才看完。

终于看完他的这部书稿后我揉揉双眼，那双要透过“货物”捕捉金钱的眼睛是有些累了。

我不能不承认，《七彩梦》确实是一部好小说。刚刚看到三分之一时，我就有了这种认识。如果是单纯为了生意，“验货”的程序已经完成。可手中的“货”我还想“验”到底。曾华笔下那优美的语言，那让人能读出人物形象来的种种细节刻画，还有那些带着哲理意味的人物心理独白和心理描写，确实让我能嚼出只有热爱文学者才能体味出的文学味道。住在赵娜娜为我安排的舒适宾馆里，读着这样精美的小说，我甚至有一种成为精神贵族的感觉。如果用时下文坛上一些理论家惯用的界定词来界定，曾华的这部小说就是那种可以让读者得到美感享受的“纯文学”。



我可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书贩子。一个在大学时代就能写诗的青年人，十个有十个是文学爱好者。如今，我已经成了大款，成了整日忙于生意场上的书商了，但心中的文学爱好依旧未变。我的办公室里那些书架上，许多书并不是仅仅为了摆摆门面。摆门面是重要的，但我确实也喜欢好书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办公室里没有那几个摆着好书的书柜，而是另一种俗不可耐的布置，赵娜娜能在误入之后，一眼就看中我这位老板吗？读着《七彩梦》时，我是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。这本书如果出版了，我也会留一本摆进办公室书架上的。闲时看看这种高品位的文学作品，我的身心就能获得一种放松。

但这种状态是无法挣到钱的，我早就不再是什么诗人而是生意人了。

生意人的人生目的就是赚钱。以这种人生目的来看待《七彩梦》，我明白《七彩梦》并不是市场上的那种“畅销书”。我最早发迹靠的是武打小说，再往后，我的眼睛盯的全是“畅销书”。“畅销书”的内容涵盖面很大，具体操作的学问也很大。但《七彩梦》却不是“畅销书”，怎么操作也难挣大钱。如果能将《七彩梦》改成“畅销书”也行，就像《港台作家爱情小说精品选》一样，但那是地下操作法，我现在是为了这本书光明正大地跑到龙城来的，怎



么能让这种把柄落在龙城文艺出版社的手里呢？

如果这次来龙城，仅仅是为了要与龙城文艺出版社谈这笔生意，那我一定要在这本书上划句号了。我决不会否认这是一本好书，我还会夸奖杨雨生和梁陶有眼力，在文坛上不重名人重作品，编出了这本长篇处女作。附带着也会说上几句不掏钱不出力的好听话：你们出版社赔点钱没什么呀，把这个曾华推出去了，再请上些北京上海的大评论家，给他写上几篇文章炒一炒，曾华不就火了？他一火，你们再版这本书或者再出他的其他书，不就赚钱了吗？我是个体户，我要是出版社我就这么干。

可这次来龙城，这笔生意我不做成不行。我都和出版社表态了，连稿费都当面给曾华撂下了，这笔生意赔本也得做！

要做就得算笔细账。

全国图书市场最近的行情，我心中自有谱儿。这号“纯文学”，即便是名作家的作品，由北京上海名气大的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最多也就是发行个万儿八千册。龙城文艺出版社名气不大，作家的名气也不大，如果我来包销这本“纯文学”，龙城文艺出版社给我的发行费，顶多是定价的百分之五十，我再让各地的朋友们包销或代销，不让出定价的百分之四十五来，恐怕就交代不了朋友们。即便如此，充



其量也只能批出五千册。那点儿赚头，和这一趟飞龙城的所有开支也顶多持平。

我是商人，怎么能做不赚钱的生意呢？为了一个女人，难道就可以做不赚钱的生意吗？

赔点钱又算个啥呢？赔点钱还可以再赚回来，可一旦为此失去了赵娜娜，我还能再遇上那么一位可心的女人吗？

看来只有代印代发了。唯有如此，才可以控制印刷，拼命压低印刷成本。版权页上完全可以标明印数是一万册，赵娜娜不就是希望这个数字吗？这个数字对出版社和作家不是也很体面吗？实际上却可只印三千册。反正是个赔字，赔得越少越好。

为了赵娜娜，我他妈的这一回出血割肉也行！

生意上的事情既已想定，我的目光便落到了屋子里的那张大床上。赵娜娜在领我住进这间屋子后，就在这张床上，再一次展示出她那浑身让我心醉的一道道风景线。这风景线上的每一处波峰浪谷，都让我无法按捺住故地重游的兴奋。她说好今晚还要来的。想到她还会来我就有些冲动。今晚我一定要告诉她这笔生意的损失。我要让她知道，这一回全是为了她，我才出血割肉，甘愿受这经济损失呀！



败笔，我不得不反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要甘心写下这种败笔呢？

是的，最初赵娜娜进入我的生活中时，不是为了钱。从办公室里第一次得到这个女人至今，这位异地情人与我相遇的机会并不是很多。我的脑海中迅速地回放着每一次相遇的情景，那是何等的欢娱和尽兴啊！是的，每一次赵娜娜都没有在事前和事后向我提出过钱的要求。我为有这样的异地情人而感动过。包括这一次来龙城，赵娜娜只是让我帮助她的丈夫，我在那张大床上得到了她赐予的欢娱，同样没有付出。那时不明白，可现在还能再糊涂下去吗？这女人的丈夫是杨雨生。她一定是想补偿被自己欺骗了的丈夫。我这一次是为了她而出血割肉了，仅这一次就能完结吗？对了，她一定是想让我与杨雨生一直合作下去，她的丈夫不管编下什么书，可以统统让我帮助发行。她的丈夫满意了，我又能常常来龙城与她见面，她也满意了。

对她，这岂不是一石双鸟？

可对我呢？

妈呀，我不得不再精明地算计一下了。

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这笔生意为什么就非要赔钱呢？在《七彩梦》上赚不了钱，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再组织一部书稿呢？就让曾华来写，选题嘛，我



的肚子里有的是。



比如写一本有关气功大师的小说。这些年学气功练气功的中国人一天比一天多，不知从哪个旮旯里钻出来的气功大师，一个一个都成了在名山大川里得道的真人。要写出大师的特异功能来，不要怕写得玄，写得越玄越好。先在封面上标明是纪实小说，这年头，人们爱看真东西，小说本来是虚构的作品，加上纪实两个字，人们就会把假的当成真的来买。再在扉页上来个作家独白，说明书中所写的大师及其故事全系真人真事，但大师功高德更高，不愿将自己的身世披露凡尘，故保留其事，隐去其名，望广大读者和气功爱好者见谅。



比如写一本多角恋爱的小说。《七彩梦》中也有爱情，但写法不行，要写得暴露一些。这些年，那些黄色录像带在社会上流传得太多了，那种图像多直观多刺激！写多角恋爱，就得仿照那种带子上的动作写。写一男一女不行，得设计几对男女，构成多角关系才能有看头。写这种书，文学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刺激性。

如果曾华能找到一些案例，写成一本破案的小说也行。书名先得敲定，比如《大桥下的女尸》、比如《浴盆里的裸女》、比如《卖淫的女孩》。天晓得他愿不愿意干？曾华还不是有名气的作家。只要他



愿意写出这些畅销书来，我就找梁陶弄个书号，他龙城文艺出版社不出，还怕我没有其他办法？

这些选题，可不是一下子琢磨出来的。以前我也不是没有找过人写，但有点儿名气的作家，人家不写，也有想挣我稿费的作家——不！那些人，顶多能算个写家，可他们的文笔，我一个也看不上。我有点儿后悔了。当时与杨雨生一道去拿《七彩梦》时，怎么就没有想到附带上一招呢？

为了赵娜娜我可以出血割肉，也算成全一回她的丈夫。可我为啥让曾华白白捞个大便宜呢？对，得找他去约一部稿子。想定的事情决不拖拉，我今晚就得去找曾华，敲定这笔买卖。

可赵娜娜说好今晚要来，我不能让她扑空。

转念又想，如果让她一道去，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一边帮腔，事情不是更容易成功吗？对，就这样办。

赵娜娜准时来了。我瞥一眼手表，正好晚上九时正。现在去找曾华谈事儿，时间完全来得及。与赵娜娜要办的事儿，回来再办不迟，那张床跑不了，卫生间里24小时有的是热水。

不等赵娜娜落座，我就说出了自己的打算。

赵娜娜很奇怪：“稿费你不是给他留下了吗？你明儿和出版社订合同也没有他的事儿，找他干啥？”



我就说出了再约部书稿的想法。啥命题？我没说。

赵娜娜看起来还是有些不想去。

“你也得为我想想嘛，”我说：“帮他只发行这一本，我肯定得赔，他要是能帮我写本赚钱的书，我也好堤外损失堤内补嘛！再说，他是个作家，再出一本书，又是个名利双收，我这也是帮他嘛。”

见赵娜娜还有些犹豫，我又说：“时间还早呢，咱们回来再好好聊，行不？我知道你和曾华不熟，可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陪着我，谈生意一定马到成功。再说啦，我也舍不得把你留在这里干等着嘛。”

赵娜娜终于答应了。

夏日的龙城，夜晚变得凉爽了一些。街灯初放，街树婆娑，车辆行人，穿行不断。大街两旁的商家和小摊，还在趁着夏日的夜晚忙着招呼顾客。

楼道里无灯。赵娜娜轻车熟路，我只好跟在她的身后。

赵娜娜轻轻地敲响了曾华的房门。

“谁呀？”

我听到了门内曾华的声音，接着又听到了身边传来带着磁性的声音：“我呀！我是娜娜。”

于赵娜娜而言，这一切全符合常理。



我听到了门内急切的跑步声。门被迅速打开，我看到开门的曾华竟然未顾及此时还光着脊梁，浑身上下，只穿着一条短裤。他一定是急于要见到赵娜娜，可在她面前，他为什么竟忘了将自己包装一下呢？

我又听到了曾华在开门的同时，似不由得脱口而出的话：“娜娜，娜娜，为了咱俩的事，这两天我的心都——”

就在他说出那句脱口而出的话后，大约才看见了赵娜娜身后还有我这样一位不速之客，突然咽回去未说完的话，明白了自己的失态。

曾华急忙重新关上门，再开门时，他已经是衣冠楚楚了。

屋子里亮，楼道里黑。

屋里的人看不清屋外的人，屋外的人却一眼就能看清屋里的人。方才，听到赵娜娜的敲门声时，曾华竟那样来开门。一个女人来访，屋子里只有一个男人，女人叫门了，男人应声了，屋里的男人只穿着短裤和拖鞋，就这样开门来迎接屋外来访的女人。我断定，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，这必然便是赵娜娜与这个男人之间“关系”最明确不过的注解。我这种注解对吗？

我是在曾华第二次将门打开后，与赵娜娜一道



蹚进屋里的。没有空调的屋子里显得闷热，写字台上，电脑还开着。方才曾华一定正坐在电脑前写什么，先是忘情地去迎候赵娜娜，后来又自觉失态地抓紧穿衣服，忘了电脑的屏幕还亮着没有关掉。

曾华望一眼赵娜娜，又望一眼我，分明不知我两人一道相随着来找他会有啥事情。我瞅一眼赵娜娜，赵娜娜分明想制造一种随和的气氛，对曾华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你也不给客人倒两杯茶去？”

曾华便去厨房冲洗茶杯。

完全是出自一种无意识，在曾华离开这间屋子时，我便站到了曾华的写字台前，无意识地瞅了一眼电脑的屏幕。

只是这一瞅，我的目光便再无法离开显示屏。上面的那一行行文字，让我即刻窥见了一个属于曾华的秘密。

那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秘密。

屏幕上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日记。

曾华在日记中袒露着自己痛楚的心灵：

娜娜，我亲爱的娜娜，你知道我这两天正经历着的痛苦吗？

我不是伊索寓言中那只吃不上葡萄的狐狸，我摘到的是甜甜的葡萄，它曾让我享受到了如蜜的情



爱，而我酿出的却是苦酒，它现在终于让我不得不去体验自己审判自己的痛苦和无奈了。

我知道你请来那位书商是要帮我的忙，这事情你办得确实成功了。我本来该感谢你的，可你也许还没有意识到，无意之中我却明白了你原来是杨雨生的妻子！我将暗暗背负着夺友之妻的罪责而面对我的挚友，娜娜呀，你让我下一步如何是好？

你同意吗？我们分手吧。

我很想见到你，好好聊聊我们的……

曾华还没有写完。因为听到门外是赵娜娜敲门，既没有想到关机，也没有想到先穿上衣服，就迫不及待地去开门了。

这真是他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。可我却由此窥见了赵娜娜与另一个男人之间的隐私。当曾华拿着两个洗好的茶杯重新走进来时，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弓着腰探着头，眼睛正盯着电脑显示屏动也不动的专注神态。没有等他阻止，赵娜娜也不由得探过身去，她一定是想知道是什么那样吸引了我。我看见她的脸即刻红了。她迅速地按下了关机键，然后就冲曾华掩饰地说：“你用我的名字瞎编啥呀？知道的，你是在写小说呢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那全是真的呢。”



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我更加明白这两人的关系了。

她原来还属于曾华！

我一下子看到了一个以前不曾想过的事实。赵娜娜是我的情人，也是曾华的情人。我与赵娜娜远在天边，而曾华与赵娜娜却近在咫尺，谁远谁近，一目了然。这次她邀我来龙城，真正的目的，绝不是如她所言想帮助丈夫，而是要帮助她的这位情人！我不再犯糊涂了，我全明白了。再看曾华时，我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。我暗中夺走了杨雨生的妻子，面对杨雨生时我能感到胜利者的得意。曾华却夺走了我的情人，曾华有着让我难以与其相比的气质和风度，他让我感到了一个失败者的无奈与屈辱。我必须让他听我的，为我所用。要不然，我这不是被赵娜娜耍了吗？

曾华看了我一眼，脸上显出一丝不自然。

我马上顺着赵娜娜的话说：“是呀，是呀，我也没看清那小说写的是啥内容。”

我想我真是一个很会让人下台阶的聪明人。

赵娜娜显然因此而使心绪受到了影响，她突然冲我大声说：“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和曾华有啥事，就赶快说吧，我可不想陪着你们耽误时间。”

曾华被我窥破了他与赵娜娜的秘密，很不自然



地请我坐下。

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内心外露于形色，看了看屋子里的两张沙发，执意不坐。我想只有赵娜娜现在会出现尴尬，因为我们三人之间，只有她清楚我已经知晓了她与曾华的关系。

曾华呀曾华，你还蒙在鼓里呢，你在日记中吐露了对这个女人的爱，你可知道这个女人在我怀中的情形吗？可悲的是，我也是刚刚得知了她倒在你怀中时，也与在我的怀中一般无二。

赵娜娜呀越娜娜，你可真是一个世界上最坏的女人！你欺骗着你的男人，欺骗着我，也欺骗着曾华！你他妈的真是一个迷人的荡妇！你是在利用我为曾华办事呢！可你偏偏还要做出一副哄人的模样来，将我骗到龙城！好嘛，我现在是明白了，曾华还不明白呢！我何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，把这场戏演下去呢？

我先坐到了一张沙发上，努力镇静自己，不再去想曾华的那篇日记。我让赵娜娜也坐下，我看着她在写字台前那张木椅上坐下，给曾华空下一张沙发。我尽力用一种想活跃气氛的语气对曾华说：“她是个看书的，你是个写书的，我呢，只是个卖书的。你俩都是我的上帝，我还是坐硬板凳好。”

我要与赵娜娜换座位，赵娜娜却没动。



我重新落座，曾华也坐在了沙发上。

他无话。他原来正在日记中倾吐心事，是赵娜娜的敲门声让他高兴而忘形了，直到现在，我还能看得出曾华脸上那种难以掩饰的神色。
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赵娜娜，是在等我俩开口。

赵娜娜先开口了，对曾华说：“吴老板找你有事呢。”

曾华的目光便又转向了我。

这对可恨的狗男女，分明还想在我面前演戏！

赵娜娜又对我说：“说事吧，都是熟人了，还用客气？”

好吧，你们在演戏，我就装出啥也不知道的样子来，先开口说事。原本是想好的事情，现成的话，却说得结结巴巴。都是因为我刚刚猜中了赵娜娜让我来龙城的谜底。如果今天我不与赵娜娜一道来曾华家，我就还会被赵娜娜精心编下的谜哄得团团转。我就还会以为这个女人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情人。我就会被她所骗，以为她真的是想帮她丈夫的忙，而让我赔上钱给曾华出书。这个可恨可恶的女人，你竟然敢给我下了这么一个套子！

我现在还得假装，假装我不知道这一切全是赵娜娜下的套子。

我终于说完了。



我期待着曾华也进入我的套子。我的套子是明的，我有的是钱，赵娜娜给我下了套子，我还得用我的套子先套住曾华才行。如何对付赵娜娜，我还得再想一想。

曾华没有先向我表态，而是先问赵娜娜：“也是你的意思？”

赵娜娜只好实话实说：“我只是陪吴老板出来走走，你们之间的事儿，你们定。”

曾华这才对我说：“我的《七彩梦》这回能出版，你是帮了大忙了。你刚才说的要求，是不是帮这个忙的附带条件？”

我听出话味儿不对，便解释说：“也不能说是附带条件，就算是咱们互相帮忙吧。娜娜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赵娜娜却没有吭声。

曾华想都没想就做了回答：“要是附加条件，你给我的稿酬我当下退回，书稿你也给我退回来，这不关出版社方面的事。要不是附加条件呢，那我只有句话，你说的那号东西，我不写。”

我急忙伸出三个指头说：“只写 20 万字，不，有 15 万字就行，我可以给你开出 3 万的稿酬来。”

曾华摇摇头，态度依旧，说出的话更加掷地有声：“你说的那号东西，我不写！”